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二回 劉經略執旗督陣 瞿司理上表辭官

詩曰： 征鬻雷動陣雲連，勝算全憑主帥權。

獨立山巔旗幟展，折衝誰敢不爭先。

話說哈雲撒密見七律新敗去，率大隊番軍追出嶺來。忽然撞出兩彪軍馬，左首利厥宣，右首沙或迷之子沙雀鑰，各帶精兵擁至。七律新回馬殺來，三路人馬並力鏖戰。哈雲撒密中箭落馬。哈雲一喃急向前救時，被七律新一刀砍翻，父子二人皆被擒住。番軍無主，盡皆潰散。

再說番將山五郎侍勇斷後，正行之間，官軍隨後趕到，兩下格鬥。劉仁軌親執號旗，立於牛心山頂，指點眾將，各分隊伍，四方八面，團團圍裹。從辰末戰至申時，番軍看看折盡，山五郎奮勇突出重圍，刀砍處眾將紛紛落馬。秋僑挺身截住，大展生平手段，鏖戰數合，諸將率官軍重重疊疊圍繞定了。山五郎戰秋僑不下，撥開畫戟，衝陣突圍便走。劉仁軌於山頂見東北一牙將縮退，放出了山五郎，即拔出佩劍，交與左護衛健將龐翊，飛馬找下首級。諸將見了，拚死殺向前去，又把山五郎圍住。山五郎匹馬陣中馳騁，又砍死數員牙將，殺透重圍。

秋僑追上，重複大戰。山五郎膽怯，不敢戀陣，躍馬逃奔。走不上數箭地面，利厥宣等率領得勝苗丁殺到。山五郎見無去路，拔刀自刎而死。

三洞苗兵與劉總督官軍並做一處，同往龍門州來。府廳坐定，將番王父子收入陷車，然後大排賀功筵席，宴賞大小將士。

正飲酒間，傳報天使到來。劉仁軌迎入，焚香接詔，開讀已畢，天使道：「皇上聞番王與骨酋等屢生邊釁，侵擾地方，龍顏震怒，故特旨令總督大人即行征剿。今幸奏捷獻俘，指日封侯拜相矣！」劉仁軌道：「骨查臘恣惡不仁，每生變亂，下官已督諸將搗其巢穴。此賊復招引番王哈雲撒密等騷擾。一托皇上天威振攝，二賴利、七、沙三長官與眾將戮力同心，共成大功。

適聆聖諭，令某等先滅骨巢，繼進兵征剿番國。今差清江洞長官利某齎表章，同老大人解番王哈雲撒密並其子一喃、洞賊骨查臘回京面聖。下官等暫屯兵於此候旨，然後征進。」當下送天使驛亭安息。

次日，將哈雲撒密父子、骨查臘上了三輛囚車，差利把答率領軍校百人護送天使，一同起程。天使作別，取路往東南進發。不日至京，帶利把答入朝面駕，舞蹈畢，將劉總督奏章呈上。內監接了，放於龍案之上。天子展開細看：果州總督臣劉仁軌奏：為剿寇靜邊，懇恩旌功戮惡，以明賞罰事。臣於某月抵任，適遇蒙山洞酋奴骨查臘擁眾作亂。臣督兵急行剿捕，賴清江洞主利把答並其子厥宣、靈關洞主七律新戮力折衝，深入賊境。

骨奴又誘番王哈雲撒密等大行侵掠，臣復率軍相拒。

幸統制官喻鐸、秋僑、關赤丁等簡師鏖戰，所向無前；臣表弟瞿琰、耿憲參畫軍機，神於弧矢；文武等齊心效力，共濟大功，誠斬奸魁，生擒番虜。謹上捷聞，並俘囚詣闕。外有已故西陽洞主沙或迷、正統制胡俠，奮不顧身，死於敵陣。伏乞聖恩，磔叛旌功，爵生錄死，庶俾兇頑震懾，將士勵鋒。臣臨表元任激切惶悚之至。

天子看罷，龍顏大悅，見利把答俯伏階下，問天使道：「這人居何官職？」天使道：「清江洞酋長利把答，同臣齎表章復旨。」天子道：「卿等且退。」天使等謝恩出朝。當晚聖旨批下樞密院來，說：蒙山洞酋奴骨查臘、西番撒馬兒罕國王哈雲撒密等，屢生叛亂，幸總督劉仁軌擒獲，著本院官員細行審鞫，定罪奏陳。

卻說樞密院左僕射李勣接了聖諭，令校尉帶哈雲撒密等三犯進院審問。哈雲撒密因一路水土不服病倒，不能言語。哈雲一喃將反亂原由一肩卸與骨查臘身上，骨查臘又說番王父子誘他作反，兩下爭辯不已。李勣道：「叛亂之徒，何分首從？據律論之，一概凌夷處死，何必細加推問！」司刑太常卿盧承慶道：「不然，下官詳察二人之言，其情立見。骨查臘吐語支離，哈雲一喃出言割切。這一番變亂，決從骨賊而起。罪原輕重，不可執一。」又喚利把答詳問。利把答道：「骨查臘侵擾邊州，殺戮官軍，向來作耗已久。近因劉爺新任，彼復鼓眾為亂，殺死西陽寨酋長沙或迷，傷部下軍士數千。又入番國，率引哈雲撒密入寇。賴劉爺捷略運奇，眾將士齊心戮力，幸而奏凱成功，獻俘闕下。」盧承慶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不出予之臆料也。」將三犯仍發天牢監禁，聚集院中大小官員商議。李勣道：「皇上發下番王骨賊這一宗公案，事關重大，非同等閒刑名之類。眾位先生立何主議，以復內廷？」司農卿費鑿道：「此事乃朝廷過慮，發下院中審讞。據某議之，番王、洞賊等同謀作叛，屢行殺戮官軍，凌逼官長，蜀鎮費了多少錢糧，擒獲至此，律應三犯磔屍於市。再令總督官進兵剿滅番國，振威西土，已外諸夷，誰敢再行叛逆矣！」盧承慶道：「此論雖足以揚威，備服邊境，然非聖主撫夷之本心也。今日番王獻俘於朝，本宜磔屍示眾。皇上發下院中審鞫，定罪復旨，則聖意寬恩，已放一條生路。

豈不見當年諸葛武侯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與孟獲交戰，七擒七縱，蠻夷等感其德，終身不復叛亂。遐想聖心，實有意也。

下官等入朝面陳撫夷懷遠之義，勸皇上放番王父子返國，彼必感恩，傾心張膽，報效朝廷。然骨查臘這廝，屢擾邊疆，百姓受其荼毒已非一日，宜碎屍示眾，以驚諸洞。庶幾威德並行，西隅安靜。」李勣聽從，各官散訖。

次日早朝，李勣等樞密院官員同見天子，將奉旨研審番王等情節，並盧太常所議之言，一一陳上。天子大悅，允奏。數日後，發下旨意，令刑曹官監押骨查臘，凌遲於市。又宣撒馬兒罕國王父子進朝，天子面諭了一番。哈雲撒密、哈雲一喃俯伏謝恩。天子又令光祿寺官辦宴相待，欽赦番王父子回國，差官齎旨，與利把答一同起程不題。

且說劉仁軌等軍馬屯紮於龍門州，候旨征進。忽朝廷差官齎旨到來，劉仁軌率眾接旨，開讀云：卿等汗馬功勞，朕已知悉。今樞密院官窮究番王作反情由，實係洞奴骨查臘引誘所致。已將骨查臘磔屍市口，卿等速拿其三族，誅竄如律。番王哈雲撒密並其子一喃，並赦死不究，將所擒將士、一應器械車輛，給還番王回國。卿即班師，至京面朕，論功升賞，爾其欽哉。劉仁軌謝恩畢，與天使行禮。利把答參見。少頃，番王父子皆到，見了劉仁軌，番王躬身下拜道：「辱敗之徒感大人不行誅戮，得以面聖，欽赦還鄉。愚父子犬馬微軀，皆出老大人恩賜。」劉仁軌答拜道：「王等父子被骨奴簧惑、大肆侵掠，本當誅夷剿滅，賴天子洪恩，赦有還番。爾等宜盡心報國，莫辜天恩。」哈雲撒密頓首稱謝。劉仁軌就於州廳設宴款待，天使並番王等盡情酣飲。

次日，送天使回京。一面查點所降番卒、車輛、器仗等項，造成一冊，交割與哈雲撒密。哈雲撒密父子拜受辭去。劉仁軌發付利把答、七律新、沙雀鑰回洞，分撥三洞苗丁五千與利厥宣鎮守蒙山洞，候旨定奪。利把答等各各拜辭，回洞去了。次後，劉仁軌同秋僑、耿憲、瞿琰回果州鎮來。卞刺史送出郭外相別。劉仁軌回鎮，與夫人相見，各訴日前事跡，互相悅懌。此時關赤丁金創已好，拜謝劉仁軌，欲辭別回涿州去。劉仁軌道：「剿滅骨賊，汝亦立功。我當奏聞朝廷，必有封賞。候聖旨下日，去亦不遲。」

關赤丁不敢復辭，與秋僑、耿憲等都在衙裡住下。鎮中軍馬，交與喻鐸掌管。

劉仁軌帶領親隨吏役，星夜往長安來。先參謁了左、右二僕射，次早隨班入朝見駕。山呼舞蹈已罷，眾官皆退，劉仁軌俯伏金階。天子問：「殿前俯伏者是甚官員？」近侍下殿問了，備細奏知名姓。天子道：「苗賊骨查臘跋扈不仁，恣行叛亂，官軍屢討不服，又復誘番王入寇，勢甚猖獗。賴卿大展經濟，諸賊受擒，卿之功跡顯著，雖周之十臣、漢之三杰，不能過也。」

劉仁軌頓首道：「蠻夷肆毒，百姓箠認。托陛下天威，一鼓殄滅，眾賊獻俘，乃皇上洪福所致，臣何功之有？」天子道：「西番蠻僚驚狡，向來難於平復。今得卿如此用心，數月之中大獲勝捷，朕心甚喜，已將骨賊寸斬，番王哈雲撒密父子釋放返國。賢臣之下，是何謀臣、勇將，共成茂跡，再當開陳，論功加賞。」劉仁軌將秋僑等各人功勞奏知，又把沙或迷、胡俠戰死情節陳上。天子親提御筆，記錄已畢。劉仁軌謝恩出朝，僕射諸大臣等俱延請慶賀，留於公署安歇。朝廷頒旨，升劉仁軌為吏部尚書，欽賜蟒衣

一襲、玉帶一條、白金百兩、蜀錦二十端，鐵券金書：「子孫世襲金吾衛驍騎將軍。」淑人龍氏封為一品夫人。秋僑為劍南都統制，喻鐸為昭毅將軍，耿憲為閬州別駕，關赤丁為涿州統兵總校，瞿琰為東部司理，七律新、沙雀鑰、利把答為武德將軍，利厥宣為顯武將軍，統領蒙山洞軍民，部屬各各欽賜金帛有差；已故陣亡西陽洞酋長沙或迷贈為翊忠護國昭勇將軍，果州正統制胡俠贈為精忠衛國安遠將軍，就於本境立祠，令有司官歲時致祭；龍門州刺史卞虹升為果州副總督；已下有功將士，一一封賞，不能盡述。劉仁軌上表辭謝，天子不允。劉仁軌又上表暫回故土祖塋祭祀，然後之任。

天子允奏。劉仁軌辭朝，衣錦還鄉。一面差人至舊任迎取家眷。

此時聖旨已到果州，喻鐸、卞刺史、利把答、利厥宣、七律新、沙雀鑰等接了聖旨，拜受封賞，厚待天使，各各上表謝恩不題。

單表劉總督夫人龍氏、秋僑等一行人得旨受封，隨後劉仁軌所差軍校已到，夫人欲與眾人作別，各臨任所。秋僑、關赤丁堅執要送夫人家眷同至盧溪，夫人歡喜，即日起程。那新任副總督卞虹並三洞酋長、各州縣大小官員等，送至江口自回。

單有利厥宣不忍分別，和秋僑等同舟護送，不日來到鄂州地面。原來劉仁軌祖居鄂州嘉魚縣呂蒙城內，其祖劉怡遊學盧溪，贅居富室庾宅，遂家於辰溪。及庾氏有娠，劉怡病亡，移柩回祖塋安葬後，生子劉浣，復遭回祿，出仕遠鄉，住基久為廢址。此時劉仁軌回至鄂州，就於仙棗城側買下宅子，迎接諸人，安頓朝筵暮席，相待月餘，利厥宣先拜辭去了。秋僑與女婿耿憲別回蔡州，接了妻小上任。關赤丁將那玉蟹、神駒贈與瞿琰，也相別自往涿州。劉仁軌祭祖已畢，整頓車馬，擇日啟行，隨令瞿琰往東都就官。瞿琰笑道：「蒙皇上天恩，大哥培植，賴為顯宦。然自古及今，未有垂鬢稚子攝政治民之體。乞大哥上表，代弟辭職，伺成人上冠之日，方可受爵。」劉仁軌深服其論，長笑道：「少年老成，人所難及。賢弟既不赴官，與我同臨京任何如？」瞿琰道：「小弟願隨，但離家已久，今暫回見母兄一面，從容修治行裝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我久欲拜謁二位哥哥，被事務羈絆定了，奈何，奈何！況朝廷欽限甚緊，復慮印常侍暗生讒譖，只得急急兼程前進。哥哥處為我代言伸意，爾可作速來京，莫行耽擱。」龍氏又令帶禮送與小姨、二嫂，瞿琰領命。兩下正待分手，忽見家僮曉兒齋禮來到，磕頭畢，稟道：「二位家主聞老爺剿賊有功，高升爵位，小相公又做了官，特令小人遠來作賀。」說罷，將禮呈上。劉仁軌收在一旁，問道：「二位相公皆好麼？三官人正欲來家探望。」曉兒道：「從員外歸天之後，二相公的小姑又染病而亡，合家悲苦，不必說得。二相公因無子嗣，欲娶一妾，二娘子不允，終日鬧吵。二相公為受了熬煎，患成蠱疾，腹漲氣喘，日加困篤。」

大相公差小人來，一則賀老爺之喜，二則說當年員外存日曾將醫方秘訣授與老爺，今特求藥餌以救二相公性命。」劉仁軌驚駭道：「相別已來，詎料二哥又染篤疾，我這裡醫方盡有好的，但為仕途繁冗，把那醫道荒疏，書籍藏貯，怎麼檢得那方子出來？」瞿琰道：「大哥不必覓方，兄弟自能攻治二哥之病，管取無傷。」劉仁軌道：「蠱之為害，非他疾之比。雖靈丹秘藥，取效也難，賢弟何得浪言？設有差池，豈不致二嫂之怨？」瞿琰道：「弟之藥餌，出於異人傳授，靈驗異常。患者除非氣絕則已，稍有一絲之氣未斷，藥到即痊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汝向來未曾醫業，焉能有此國手？自古癩勞蠱疾，多死少生。賢弟所傳，不過是游僧術士，海上丹方，其藥千奇百怪，種種不同，傷人最多，為害非淺，賢弟休得勉強任邪，誤兄性命。」瞿琰笑道：「弟之醫，不出於黃帝《素問》，亦不取草木金石之品，只用靈符一道，吞下即消。若非真傳，豈敢浪用？」劉仁軌再欲言時，龍氏道：「小叔年紀雖幼，舉止久爾真誠，若非果得真傳，何苦強開大口？二伯宿嬰重恙，延頸望救，速宜打點小叔回去，何須苦苦盤問，耽誤行期？」劉仁軌道：「夫人講的就是，二哥設有差誤處，非關我事。」瞿琰暗笑，將玉蟹交與龍氏收貯，即時結束，別了劉仁軌夫婦，跨上神駒，和家僮星夜回毗離村來。不知那瞿琰病臨危篤，曾見的兄弟一面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